

一二獎

作品

120 fps

得獎者

張嘉眞

張嘉眞，一九九九年生，高雄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目前就讀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曾獲台積電青年文學獎，著有短篇小說集《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

得獎感言

第一次要向人提起我的念珠菌感染時，我竟然字斟句酌，想在我、下體與發炎之間撇清關係。

我收到的關心與建議總會參雜一點責備——妳有沒有手洗內褲？

陰道無的放矢的事，我竟然還要愧疚。

就像我們，自然而然就充滿痛苦。

我希望妳知道，那都是正常的。



120 fps

她踮著腳尖跑過溼滑的磁磚。

更衣間都滿了，她只好停下來，弓著腳掌站在原地等待。她開始感覺到地板積水的餘溫，經過每個人剛從球鞋與襪子中解放的腳加熱而成，比體溫高一些，在她的腳跟與大拇趾盤旋。

她起了一層雞皮疙瘩，開口想要抱怨，想起身邊沒有人，又閉上嘴巴。

排在她後面的人，腳板放鬆地貼在地上，或許是因為她們不排斥，或許是因為她們在聊天。

好像只有她一個人站在巨大口腔的邊界，感受到那種溼滑、悶熱，幽微的氣味從各個角落蒸騰而上。

更衣間的簾子唰一聲被拉開，走出兩個人，爲了節省時間出雙人對一起換泳衣。但她一個人走進
去。

她們跟老師說月經來，今天都不能下水，所以她一個人。

她快速換掉黏在身上的衣物。

脫掉內褲時，她重心不穩，整隻腳踩到了地上。磁磚上積水溫熱的觸感，立刻蔓延到全身。

內褲吸附著地上的積水，在那之前，內褲中央已經有一大坨溼潤的分泌物。她目睹內褲從很溼迅

速變成徹底溼透。

她的背脊一陣發涼，下面不合時宜地搔癢起來。

感覺糟透了的時候，下面就會決定再補一腳。

她終於確定了，這是一件這樣的事。

簾子外傳來其他女生排隊等待的閒聊。

她伸手開始抓。

會癢更要忍耐，被蚊子叮的時候，媽媽總會這樣說，可是已經抓過就知道抓了的好。

抓得太用力指甲會跟毛摩擦發出嚓嚓的聲響。她另一隻空著的手只好去擺弄裝泳衣的塑膠袋，

製造一些聲響，亡羊補牢。

一開始抓就很難停下來，手只要移開，就會又燙又痛又癢，熱得像是即將燒壞的引擎，引誘她乾脆把油門踩到底。

通常抵達極限以前，她會感到開心，下體汨汨的溼潤讓她得以安慰自己開心與疼痛的邊緣，是一體兩面。

那種開心不能稱之為舒服，因為會癢、會痛，還會開心，讓她感覺下賤。

簾子被拉開與排隊的抱怨聲響此起彼落。

再一下、再一下。她為自己打氣。就快要好了。

一抹異樣的澀留在指尖，然後是尖銳的痛。她把手伸上來。

她抓破皮流血了。

指甲裡卡著一排像衛生紙棉絮的東西。但她知道不是，她今天還沒有上廁所。

首先，她還是要穿上連身泳衣，勒住破皮的地方，泡在氯水裡四十分鐘。因為她們不下水，如果她也不下水，她們就要一起坐在池邊四十分鐘。

再來，她要不動聲色地拿內褲去廁所沖一沖，她會赤腳踩過廁所的磁磚，她盡量不要去想，地上的積水是泳池來的還是膀胱來的。

最後，她要趕快找出下體壞掉的原因，這樣才能叫媽媽帶她去看醫生，否則支吾其詞就像她真的做錯了大事。但她沒有，而且毫無頭緒，連她自己都不相信。

一開始，是亭告訴她，溼是好事。

那天很熱。

木桌摸起來像剛微波過，她感覺自己是被丟在室溫的奶油。慢慢失去支撐力，趴在桌上，又因為更熱而更快融化。

亭蹲在她的位置旁，貼著她的耳朵，小聲地說話。

她假裝自己睡著了。

洪也走過來，兩人左右包夾她的位置。洪伸手碰了碰她垂在桌下的手指，她仍然緊閉雙眼。亭見狀，也搭上她另一隻手搖晃，她猛然反手緊握，亭來不及抽走，發出細碎的笑聲。她張開眼，笑著看亭掩住嘴。

門口傳來老師的腳步聲，兩人迅速回到自己的座位。

她保持趴著，接著她聽見她們跟老師說話的聲音。老師的回話也被烈日曬得遠遠的、淺淺的。

老師說，楊采甯，林蕙亭跟洪郁瑄要去保健室，妳陪她們一起去。

「林蕙亭說想要跳課。」

她們找到方法踏出校門的時候，陽光已經變成積雨雲。整片天空壓下來，雷一直響。亭說快一點快一點，應該還來得及。她們從一片樹蔭跑到另一片樹蔭，稍作停留，再繼續前進，像是在玩小朋友下樓梯一樣躲著粗粗的雨。

她們不斷驚呼、過關、驚險、過關，直到雨變得沒有縫隙。她們卡在樹下，拍掉手臂上的雨滴，像它會咬人。

洪說沒關係啦。

洪扣住她的手腕，拉著她跑出樹蔭，她第一時間回頭看向亭，亭立刻跟上，手指鑽進她另一隻手

的掌心。

她在她們中間，站在大雨裡等九十秒的紅燈，感受雨也不過只是水。

綠燈亮起，只有她們牽著手走過斑馬線，停止線前一整排全副武裝的機車騎士全在看她們。有人輕按兩聲喇叭致意，她們笑出來，馬路對面躲在騎樓下的人群笑出來，一整個路口都笑了出來。

瀏海、睫毛、領口、內衣，然後是內褲，最後留在襪子裡。她們很快就像吸飽水的海綿，每跑一步，都把不屬於她們之間的东西擠出去。

溼漉漉的手輕易就會滑開，她們就能更用力地抓著彼此。

她們跑上公車。

「要去哪裡？」

她聳肩。公車門緩緩關上。亭伸手摸空蕩的背後，後知後覺地說，書包在教室。她們開始掏口袋，淺淺的口袋，一下就到底，只有雨滴掉出來。

公車往前開。

她還在掏空蕩的口袋，按捺不住又開始笑。

亭瞪了她一眼，也笑出來。

她們只有兩個口袋可以假裝找錢，找完一邊就要換回另一邊，她們束手無策地站在投幣箱前面，拚命把笑塞回嘴裡。

一個五十塊遞到她們眼前。她們抬頭看，是附近的高中制服。

「妳們一起投吧？」

亨瞪大眼睛，伸手去拿，指尖輕輕畫過他的掌心。

洪第一個抬頭。亨抓到這個眼神，亭拉住她的手一起往後退了一點，讓洪站在最前面。在只有洪看不見的角度，亭對高中男生眨了眨眼，比了一個不要說的手勢。

洪從口袋掏出一張又溼又繃的校慶遊園會傳單，「但我們現在只有這個可以跟你交換，到時候來的話，就可以還你錢了。」

他接過，神色有點為難。

「妳們國中……現在不是應該在上學嗎？」

後座相同的制服發出起鬨的噓聲。

「你也是吧？」洪挑眉。

亨噗嗤一聲笑出來，她也無法忍住爆笑，洪愣了兩秒，跟上她們。拿著傳單的男生也笑了，她想，現在整台公車充滿快活的空氣。

她與亭對看一眼，伸手按了下車鈴。

亭轉身，向他們揮手。她們踩著小小的水窪，回頭看車窗裡發愣的三個高中男生，這才反應過來與她們揮手。

「妳們在笑什麼啊？」

亭很開心地聳肩，她也跟著說不知道，其實她們都知道。

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這是逗亭開心最大的祕訣。

她拉開浴室隔間的門轉移話題，逐一向洪介紹，這是洗面乳，這是洗髮精，這是沐浴乳。

她對洪說，妳先洗吧。

洪說，有什麼關係，我們都溼透了，一起洗呀。

她沒有回應。

亭看著她，率先把溼透的制服脫掉，踏入隔間。

洪也跟著走進去。

她下意識別開眼，還是看到洪的內衣中間有一顆小櫻桃。亭解開扣子時，手肘擦到洪的內衣，洪沒有躲，小櫻桃歪了歪，洪順勢將它脫掉。她拉下亭內衣的肩帶，指著中心的蝴蝶結說，好可愛。

亭說，我也要摸。踢了一下洪的小腿，洪鬆開手，亭脫掉內衣，迎向洪的。

她受不了站在她們之外，妥協走進去。

她的內衣是大片的蕾絲。

她一格一格拆開搭扣。

雙手背在後面脫內衣時，她的手肘不斷擦撞到兩人的身體。她們笑鬧著，不斷撥開對方接住她手肘的手，不讓彼此摸到她。

兩件少女內衣和一件鋼圈內衣掛在浴巾旁邊。三副乳房相對。

蓮蓬頭灑出的水漸熱，她們輪流沾溼身體，肚子、屁股、後背，她們不斷碰到彼此制服底下的皮膚，慢慢變得安靜。

她將掌心的洗面乳搓到起泡。

水變得太熱，有人輕輕縮起腳，卻沒有人去調溫度，只是將抬起的、溼溼熱熱的腳掌，貼在別人的腳背上。她們無聲地互相踩著腳背與熱水。

她閉上眼睛，開始洗臉，她細細搓揉直到泡沫都要乾掉，黏在臉上，她才去抽蓮蓬頭。她摸空，還是感覺得到水開著。她正要開口問，蓮蓬頭就被塞進她手中。對方沒有立刻給她。

「可以借我摸摸看嗎？」

熱氣不斷從兩人共同握著的蓮蓬頭中散出。

「好。」

兩隻不同的手，分別蓋上她的胸部。她鬆開蓮蓬頭，握住的人也跟著放掉，蓮蓬頭摔到地上，水花往上噴，有人拉住她的手，往自己胸部上放。

有人踩住排水孔，熱燙的水慢慢積起來，蓋過她們的腳背。

乳房上的手指抽動了一下，開始緩慢地伸展，手指確認四周，沒有人的眼睛是張開的，所以可以再動一下、一下，又一下。直到整隻手掌包覆住乳房揉動。乳房像波浪，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像是傳遞一種摩斯密碼，長短短長，繼續前進。

水聲之下，有人擠了一些沐浴乳，抹在身上。

她們伸手去分，每隻手都溼滑溫熱。

有人把泡沫抹在她身上，她也抹著人。

她們動著，尋找掉在地上隨意噴灑的蓮蓬頭，她彎下腰去接，把自己沾得更溼，她繼續摸，她的肩胛，她的脊椎，她的腰側，她的骨盆。她向前走一步，另一人迎上，三人相擁，有人將手往下伸。蒸氣塞滿隔間，水淹到脛骨，一點一點溢出縫隙，流到洗手台底下。洗手台前，有一面大鏡子。她趁著她們都貼在她身後時，偷偷張開了眼睛。

鏡子中，半透明的拉門內，透著三張相似的臉，明亮溼潤酡紅。

「采甯我們要去外掃區了嗎？」

她向同學應了聲好，起身把沒吃完的午餐倒進廚餘桶。回話的時候，她一直看著亭的背影，亭果然在注意她跟誰說話。

她們一整個早上都沒有說話，連中午也各自在座位上吃午餐。

她們的語言還留在浴室隔間，乾溼分離，慢慢蒸發。

她的確想不起她們怎麼關上水龍頭，她只記得出了浴室，大家迷迷糊糊地躺上床，像是剛走下大怒神，身體還在持續下墜發軟，必須找到支撐。

亭貼在她耳邊小聲地說話，怕被聽見。

亭說，妳還是好溼唷，好好唷，學長都會說，如果我也有一樣喜歡他就會更溼一點。

她聽著亭的呼吸，直到愈趨緩慢她才回應，所以我比妳愛他更愛妳嗎。

亭沒有聽到。

她們一起睡著，她斷斷續續地醒來，看到她們身上穿著自己的內褲，就不停想到手指抽出瞬間的失重感，一個人原來可以搭那麼多次大怒神。

然而睡醒隔天的她們卻對彼此說不出話。她想她們有一樣的感覺，靠一個人靠得太近，好像會變成同一個人。身高一百四十公分以下，請勿搭乘；心臟病、高血壓、氣喘、身體不適，請勿搭乘，當她們一起的時候，可以越過那麼多的請勿搭乘，一遍又一遍地玩大怒神。但起床以後她們就變回一個

女生和另一個女生，回到班上要面對的不安只是誰要跟誰一起去外掃區。

這有一點令人生氣。

好像她們被誰看輕了一樣，但是誰呢？她想不到。

她走過去問亭，妳在生氣嗎？

亭說沒有。

她知道亭不會承認，她接著把寫好的紙條放在亭的面前。

從外掃區回來的時候，紙條被放回她的桌上。

我媽不讓我搭大怒神，她覺得那個很危險，很奇怪吧，妳知道我媽明明是那種自己會做更多危險的事的人，總之我也因此從來沒有想過要玩。上一次畢業旅行，我說我不要玩，一開始我朋友假裝沒有關係，後來還是找了別人一起去排隊。我自己一個人去了摩天輪和咖啡杯，結束以後吃了一支冰淇淋，差點全部吐出來，她還在排隊。我就決定以後不管怎麼樣，都要當那個搭上大怒神的人。如果像妳說的，現在我們所有人都搭過大怒神了，但我還是最喜歡跟妳搭。

她們花了一節課，把一張筆記本紙寫滿，最後亭寫道，現在真的沒有在生氣了。下課鐘聲響起，

她走過去，問亨要不要去廁所。亨勾住她的手，蹦蹦跳跳地走出教室，若無其事地說，洪一直在偷看我們傳紙條唷。

她忍不住回頭，立刻和洪對到眼。

她與洪倉皇地別開視線。

亨繼續說，這是我們的祕密唷，交給妳保管了。一邊將紙條摺成心形，塞進她的制服口袋。

她總是學不會摺紙條。

因此明明她們已經看過對方制服與胸罩的底下，她還是會輕易失重。像是心臟被人拿出來又放回去。

那種從高空被拋出、奇異的搔癢感又一次竄出。只是這一次她們沒有下墜，她們違抗著地心引力，如願成為上面的人，俯視不在遊樂設施上的人。

但她不能確定，這是不是永遠。牛頓會說不是、遊樂園的工作人員也會說不是，有太多可以抗力的因素造成她的不安。

但她制止不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快樂浮現。

「要不要去九乘九？」

亭攔住洪，洪已經收好書包準備要走了。下午的兩次下課，洪一直趴在桌上睡覺，理所當然地避開再與她對到眼以及無法開口跟她們搭話的狀態。

洪看著她，眼神有無助與渴望，她點頭，於是洪也點了點頭。

三個人並排走在人行道會太擠，她們有意識地放慢腳步，讓洪走在前面，她們才能看著洪。

一路上，洪都像戴上寵物嘴套的小狗，洪聽著她們聊天，偶爾忍不住回過頭張望，卻打不開嘴巴。

進到文具店，亭拉著她的手飛快地跑上二樓，洪努力跟在她們身後。

一層又一層的走道，一旦跟丟，落後的人根本找不到彎腰討論文具的人，但她也沒有開口提醒亭等等洪。

亭在筆記本區煞車，所有人跟著停下來。

「我們來寫交換日記吧！」

亭宣布。

「洪郁瑄妳有看到我今天跟楊采甯在傳紙條嗎？我本來覺得昨天有點尷尬，但開始傳紙條就好了，有些話用講的就是很怪，這是一個很讚的實驗結果欸！對吧，楊采甯。」

洪看著她，她看著洪。

亭是擅長頒發寵物嘴套的人。她猝不及防得到，一時張不開嘴，耳邊只剩下文具店不斷重播的促銷廣告在說，要買要快、要買要快。

她還在想，亭說，這是我們的祕密。

「那妳們今天在傳什麼啊？」

「紙條放在楊采甯那邊啊。妳問她要不要借妳看？」

她和亭一起搭公車回家。

洪往另一個方向，她們在文具店門口先說再見。洪抱著筆記本，看起來很開心，噁噁喳喳地一直在提議要寫什麼。

她們走向座位區，被人叫住。

亭眯起眼睛笑，跟高中男生打招呼。他牽起亭的手。

「昨天那個同學我之前都沒看過欸，她今天就被妳嚇跑了喔，幹嘛假裝我們不認識？」

她們放學以後再打混拖延一下，就會與高中男生搭上同一班公車。這是過去三人精心計算的結果，能夠順利規避亭的媽媽發現異常的約會，又見到面講話。

通常她打過招呼，會直接去找空的單人座位，讓亭跟高中男生整路坐在一起。

但她沒辦法停止去想亭順手就把兩個人的祕密紙條變成三個人的交換日記。

她開口，打斷正要回話的亭，「昨天是特例，我們三個一起蹺課。」

高中男生轉過來看她。

她學著亭那種笑，「那你呢？昨天怎麼也在中午就放學了？」

亭很擅長分享自己的情緒給她。昨天是開心，今天是不開心。

三人一直站在公車的走道上，誰也沒有讓步，拉著吊環聊到她們下車為止。

她幾乎是小跑步地回到家，有東西一陣一陣湧出，這種熟悉而不祥的感覺大抵不出月經。

她脫下內褲，卻沒有找到血跡。只有一大灘膠水。

她用衛生紙輕拍下體擦乾。

有一些棉絮沾在肉與毛之間，她伸手去摳。棉絮被指甲搓成泥狀，她移開手才發現原來她是覺得癢，所以想去碰。她胡亂隔著內褲再搓了兩下，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愉悅。

她洗好手，出了浴室，拿起手機看到高中男生的名字。他總把約會訊息傳給她，請她幫忙轉告沒有手機的亭。

但這次他是想找她聊天。她想起公車上亭吃驚又佯裝溫馴的那種表情。

她走回浴室，鎖上門，脫掉內褲。

她又覺得癢了。

洗完內褲、吹乾頭髮，她一個人回到教室。

她坐下以前，下意識看了一眼她們的位置，游泳課一結束她們就可以解散了，無須換裝收拾，她們卻還沒回來。

她翻開被放到桌上的交換日記。

昨天的輔導課好像陷阱，別人的優點很好想到，但要怎麼跟別人說他的缺點。感覺一不小心就會把真心話都寫上去，我其實覺得你很吵、自以為是、太在乎自己的感覺。

最後我收到的紙條好像芭比娃娃的使用說明書，裡面感覺會有一段她的性格描述，大概是長這樣：溫柔、善良、漂亮、受歡迎、人很好、大家都想跟她做朋友。缺點紙條就是優點的反面描述：講話有點小聲、人太好、有太多朋友感覺很忙。

大家都只會騙人，我其實也寫了一模一樣的紙條給了別人。妳們如果跟我同組，會寫什麼給我啊。

去辦公室交週記的學藝股長回來，點了點她的桌子，跟她說班導找她。

老師應該是想把四張椅子圍成圈，但其實怎麼排列，四個點的圓都只能變成正方形。於是還是對簿公堂，她與老師一邊，亭與洪一邊。

她沒有選擇，只剩一個空位。

老師親切地給她一瓶福利社飲料。她們已經拿在手上。沒有人打開。

老師放緩聲音問，妳們這陣子還好嗎？

采甯是不是常常一個人？

老師都有看到。

快要畢業旅行了，這樣很可惜，有什麼不開心的事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老師希望妳們可以留下美好的回憶。

老師會幫妳們想辦法。

「薏亭先說說看好了，來。」

亭輕快地回答，我們沒有怎樣。

亭撥弄著優酪乳蓋子邊緣的密封環，用大拇指指甲蓋輕輕地推，好幾下才會鬆開一格。她很久沒有坐在亭的對面，仔細看看。

她注意到亭的坐立難安，亭會微微分開大腿內側，把重心往後移，又調回前面，偶爾翹腳、換腳，放下又翹起。

老師循循善誘。

直到整條塑膠環脫落，亭都沒有改變說法。

亭持續地說，沒有吵架啊，我們還有在寫交換日記耶。

老師看向洪。

洪低著頭，點了兩下。

「那采甯有什麼想跟意亭還有郁瑄說的嗎？」

「或是郁瑄跟意亭有希望采甯一起做什麼嗎？」

每一句沉默之間，都被老師溫和的鼓勵填滿。

最後老師請她們握手言和。

老師叫亭跟洪先回教室。

老師要她再忍耐一下，老師說，前十分鐘單獨問過她們，她們也說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可能真的

沒事，之前妳跟薏亭也會突然不理某一陣子的好朋友對吧？那些同學最後也都找到其他好朋友了，青春期的女生很容易搞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大家都還在摸索，妳不要太介意，偶爾一個人也沒有關係，獨立是很好的自我修煉。

她看著老師，忍不住問她，如果整天來學校都沒有其他老師跟妳講話，大家在妳面前雖然假裝看不到這件事，但在背後一直討論妳做錯了什麼所以沒有朋友，長到大人的年紀就會覺得已經沒關係了嗎？

老師，一個人的時候我總在想糟糕的事，就是一種自我修煉嗎？她說她開玩笑的，然後把溫掉的優酪乳放回老師的桌上。

如果這本日記是為了那些說不出口的時候，我們應該需要一些規則，比如，寫在這上面的事，不能當面說出來，在上面問的問題，只能在上面回答。

她躺在床上，在一片漆黑中，用力看著紙頁，直到逐漸看見。交換日記的第一頁，她們三人的名字簽在那段話的下面，像一份合約。

她在日記裡什麼原因都猜過了，提到對不起，就會安靜地被忽略。

她們不說出口，好讓她們自己真的相信。她們假裝現在沒有尿意叫她自己去廁所，她們假裝午餐

時間比較想睡覺所以不一起吃飯，她們假裝月經來讓她在更衣間排隊的時候聽見前後的女生都成群結隊地在聊天。

一個人的路上，所有事情都變得緩慢。

廁所、游泳池、音樂教室、公車站牌，道阻且長。

沒有其他女生來問她要不要一起，她們也害怕問出口反而害她的放逐被落實。

這種時候她總感覺女生像 Hello Kitty，沒有嘴巴，旁人看了卻說可愛。

她們還在寫日記。

她們剩下唯一會說的話是，日記給妳。

她必須緊緊抓著日記，那就像回去遊樂園的入場券。裡面充斥她們小小的、日常的快樂與齟齬。

她足以窺見過去。

只是，再等一下吧，還沒有開放，日夜變化，只有她面前那張寫著「現在位置等候時長約三十分鐘」的牌子沒有換過。

她感覺最後自己連感覺的能力都被剝奪。

「日記給妳。」

她跟亭說，亭收下，她沒有如往常般默默離開。

亭抬頭看了她一眼。

「妳下面是不是很痛。」

她用正常音量問亭，四周的同學都抬起頭。

亭站起來，問她要不要去廁所。

「那天班導找我們的時候，妳坐著卻一直動來動去，我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後來終於想到，因為我也會那樣，我坐著壓到也會又癢又痛，每天都很想扁人，很容易就能發現跟我一樣的人。我終於受不了去看醫生了，醫生說，」

她停頓一下，看亭的表情。

「通常只有插入式性行為才會讓陰道發炎。如果沒有性經驗的話，也可能會因為家人混著洗內褲感染。但我媽一直都不准我把內褲丟進洗衣機裡，叫我自己手洗，我就在想，那到底是怎樣？直到我想起來，妳說他嫌妳不夠溼，妳之前穿過我的內褲。」

她們陷入很長的沉默。

「妳不敢跟任何人說對吧。」

「妳想怎樣？」

她看著亭，思考亭的眼裡現在是憤怒還是恐懼居多。她不說話，她就能看見那些情緒全都消退為

哀求。

她在那之前開口，「我想尿尿，妳會覺得比較常想要尿尿嗎？」

亭點頭，兩人分別走進廁所。

亭待在裡面比平常久。

出來以後，她們站在洗手台前，亭看著鏡子中的她。她刻意沒有抬頭，全神貫注地溼搓沖捧，等到擦的時候，亭終於開口。

「要蹺課嗎？去妳家。」

「妳媽帶妳去的嗎？」

「嗯。」

「那醫生問妳那些問題，妳沒有說是我？」

「我就說我沒有。」

「妳媽相信嗎？」

「不知道。」

亭擅自推開浴室的門。其實一直都是這樣，沒有下雨的時候她們也會洗澡。

她們兩人的蹺課總是以回到她家一起洗澡開始。

這樣會太痛嗎。她問。儘管又溼又滑，卻還是難受，她們在彼此熟悉的位置，一直搓出衛生紙碎屑狀的東西，與此同時，洞口還是間歇地流出汨汨膠水。

那種痛是鈍痛，來回摩擦脆弱的地方，不會讓她想要大叫，但會愈來愈痛，直到想要喊停的時候，才會發現早已超越承受的極限。

痛都痛了。亭說。

她發現亭在哭，她沒有說出來，只是確保亭站在蓮蓬頭淋得到的地方。讓她們可以假裝臉上的是水花。

亭反覆地問她，妳媽有沒有罵妳。

她任由亭愧疚，她覺得亭應該償還單獨走進更衣間的她。

直到水聲也掩蓋不了亭的哭腔，她才終於安慰亭，她沒有被罵。

亭在抽泣中，淹沒她的手心。

她們躺在床的中央。她與她蜷縮在一起。

她的掌心向上，亭把食指伸過來，她握住。

她攤開手掌，亭收回手。

亭伸過來，她握拳，亭抽走，她等待，她抓住她。

她們之間的速度變得愈來愈快，最後一次，她沒有抓到亭。

四指的指甲戳到她自己掌心的肉。

亭把她握緊的拳頭剝開，將自己的手重新放上去。

她看著她們的手掌說，好希望我們的世界只有這麼小，讓我們哪裡也去不了。

亭扣住她的手。

她們牽著彼此的手慢慢睡著，一如從前的每一次。

隔天早上，亭沒有依約出現在公車站。

下課她一個人。

午休她一個人。

去廁所的走廊上她一個人。

她想起社團課老師放過一部電影，看完以後老師要同學猜猜看，這部電影與普通的電影有什麼差別。

沒有人猜得到。

老師興致高昂地公布答案，老師說，這部電影每一秒有比較多畫面。

老師解釋得很多，大概是人的眼睛，一秒內看見二十四格畫面是極限，會把這些畫面自動組成影像，這就是電影的由來。

但是這部電影一秒拍了一百二十格畫面。

大家都不能理解，多了四倍的畫面，眼睛也看不到，一秒還是一秒，時間也不會變長。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這之間增加了？

現在她理解了，一個人的時候，她看出去的世界就是那樣。

細密、清晰、銳利，近乎刺眼，身旁所有互動的細節都被放大到顯得無邊無際，她感受到太多太多，卻只過了一秒。

她已經被她們這樣反覆拋棄了兩個月。
她很恨。

亨與洪兩個人一起走去健康教室。

她們三人坐在同一張長桌上，六人一組，學期初已經分配好。老師說明考試方式，只有兩具安妮，還沒有分配到安妮的組別，組員先進行口頭流程複習。

「模擬一下遇到有人真的倒在地上需要急救的感覺，但手不准碰到躺在地上的同學喔。男生練習只能是男生躺下去，知道嗎？」

大家嘻嘻哈哈地起鬨說，你死了、你才死了，換你當死人，我要摸你奶子。

每一組各自圍著一個躺在巧拼上的人，和另一個跪在胸口處的人。

「先生小姐請張開眼睛。」

「先生小姐請張開眼睛。」

她持續背誦口訣。

兩手交疊，下方手的掌根放在兩個乳頭的中點連線上。

手臂打直與地面垂直。

「欸妳壓到我胸部了啦，白癡喔。」亭笑了。

她也笑回去。

她一下、一下，整個人直立起來，很快就超越一秒兩下。她感覺到掌心底下胸前肋骨的回彈，亭一時無法做出反應還躺在那裡，瞳孔流露出昨天害怕被媽媽聽到自己下體爛掉的眼神。

一下一下再一下，躺著的人很難掙脫，因為會不停被按回地面。

亭的雙腳開始掙扎，有人拉住她的手，有人在大喊。

她專心致志地繼續壓，把整個身體的重量加壓上去。

在她被從她身上拔起來之前，她終於聽到肋骨裂開的聲音。

去看醫生以前，她先看了自己的下體。

那是她第一次端詳它。

必須脫掉內褲、打開雙腳，把一個小鏡子放在前面，然後伸手去撥。撥開陰毛、撥開大陰唇，才能看清楚。

正方形的鏡面塞滿暗紅色的肉。她不知道一塊沒有破皮流血的肉，可以那麼紅。鏡子裡的肉，溝壑崎嶇，發紅發燙，遍布棉絮狀的白點，她伸手想弄掉，有一些白點卻像在皺褶裡生了根。

她出力去摳，陰蒂無助地擺動，她多用力，就有多痛。她摳出一身冷汗，白點還是不爲所動。那裡彷彿生來就是一片廢墟。

她決定要去看醫生了。沒看見的時候，她總可以說服自己再多等一天，她一直期待一覺醒來，有機會恢復正常。

現在她知道不可能。

它已經壞掉了。

●
她踢掉內褲，張開雙腳，把鏡子放到大腿根部。

得先用棉花棒掃蕩洗過澡還是負隅頑抗的分泌物，才能擦上消炎止痛的藥。

第一下時她總會不自覺叫出聲音，每一次都比她預期的還要痛。第二下必須更大力，因為她已經

知道前一下不夠大力。

她掀開陰蒂，將彷彿被皺褶吞沒的碎屑一次又一次戳出來。

陰蒂是軟的、棉花棒頭是軟的，就連分泌物都是軟的，組合起來卻是一場硬仗。

整理完畢她才會發現自己一直憋著氣，因為太痛了。

想要抵達不痛以前，必須先弄痛自己，最後清出來的要害卻那麼小。

有時候，她會把罪魁禍首放在指腹上端詳，那真的太小了，小得像一句用氣音說出來的笑話。

她常常看著就真的笑出來。她已經對好起來沒有想法。

一開始，醫生說，夏天好發。

後來，每個月都發生一次，醫生說，青春期過了會比較好。

到現在，她不再四處求醫，在醫生說出一串她倒背如流的建議後，略帶歉意地說，可是我很嚴重，已經很多年了，有沒有別的辦法。

她放棄乖巧的泡藥、清潔、早睡、運動、放鬆，定期更換內褲。她掀開陰蒂像是掀開筆電一樣熟練。

看著鏡面反射出的斷垣殘壁，她偶爾會想，亭也還是一樣困擾嗎？把她與亭的下體擺在一起，她們認得出來嗎？

她們的畢業旅行最後沒有坐到大怒神，原因大概是亭的肋骨，雖然好了，但也不能算合格的乘客，她們因此玩了兩次天女散花。

她記得這麼無聊的細節，卻說不出那個晚上具體的經過。

她想不起來四人房的第四個同學是誰。

她想不起來房間的浴池是在浴室還是露台。

她想不起來是誰提議一起洗澡。

她們坐在溫暖的水中說著不著邊際的話。

她們討論乳暈的顏色與大小，她記得她們一致認為洪的最好看，可是洪說她討厭自己胸部的大小，她們還是纏著洪問，要怎麼變成粉紅色的。

那個晚上的蒸氣與熱水都如此平靜。

她們在水中牽起彼此的手，說她們會做永遠的好朋友。一定有人原諒了她，原諒了亭，原諒了洪。

她也說出了她耿耿於懷的小事，一開始她常常去亭家玩，亭的媽媽總是在家，她習以為常，也快要在那裡當成自己的家，亭甚至會在她還在家裡的時候說想去洗澡。有一次她開玩笑說，小心她去偷看，亭的媽媽問，妳該不會是同性戀吧。在那之後，她就很少去亭家了。原來愛是有界限的，媽媽只

告訴過她，愛人如己。

她想，亭應該也覺得這樣不錯，所以亭才開始來她家洗澡。

愛既完全，就會把懼怕除去。她們都相信自己不是那種自私的女生，她們喜歡愛人，愛得比自己還多，像一個偉大的母親。所以她們把憤怒慌張不安含在嘴巴裡，寫在日記裡。

她們都奮不顧身。

最後成爲彼此無端的橫禍。

她們答應彼此，不再把痛苦藏起來。

那本日記被丟進浴池，熱水泡著墨水慢慢暈開，捲起的紙頁變成一片又一片的空白。

她愈回憶就會愈懷疑，那個晚上到底有沒有存在過，一切模糊而溫暖，像是她們一廂情願的好夢。

但的確有那樣的一天，那樣的誓言，那樣的完璧歸趙。

因爲她還留著那本日記。

在所有銷毀的字跡之後，還有一頁。

我自己去看了婦產科，原來是那麼簡單的事。

他們不會檢查妳有沒有性行為，也不一定要有大人陪同。掛號的時候櫃檯叫我在一張小卡上用手比，選有或沒有，甚至不用說出來。

醫生說，這是念珠菌感染。

雖然是感染，但是念珠菌其實是陰道裡自然存在的細菌，只是念珠菌孳生太多會造成外陰部發炎。孳生的條件其實很簡單，比如天氣比較熱、或是月經快來以前。任何女生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這種狀況，而且很常這樣。

醫生說，我們殺不完那些念珠菌，也不該這麼做，它們本來就會出現在陰道裡。我只需要早點睡、放輕鬆，別穿太緊身的褲子。

這跟做愛基本上沒有關係，我騙妳的，林蕙亭。我看完醫生以後，還故意騙妳。全部都是騙妳的，我媽根本不知道我去看婦產科。

我難以理解，讓我們那麼痛苦的事，原來可以沒有任何理由。沒有誰害了誰、誰先誰後、誰做錯事。

就像我們。

評審意見

細膩的機心

林俊穎

建議讀者諸君稍安勿躁，先別谷歌題目的意思，文中自有解釋。此篇具有近年來得獎作品的共相，純熟的文字功力，駕馭敘事、縝密布局的優秀能力，徐圖以謀，將高潮延宕到最後一段，利刃一剝，其核心意念、旨趣全盤展露，達到驚悚高點。

作者發揮女性特質，細膩且心機重重，重現國中女生偷食禁果的旅程，她們身體早熟有如神話的誘人金蘋果，然而心智落後追不上，導致一路成了人在囫圇，反覆自我磨折若狂。

作者自剖得好，「原來愛是有界限的」，只是在性的初萌階段，對異性同性的力比多太旺盛，如何看得清、辨得出界線？迷糊中做到了「愛人如己」，竟然是災難的開始。青春誠可貴，探險價更高，若為激情故，兩者皆可惱。那青春期隨時發燙的身體，幾年後回看，滿滿的全是懺情與追悼。